

集部

毘陵集卷六

唐 獨孤及 撰

議九首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故太保韓國公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隴右節度經畧大使

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梁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酬答三首
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吕諲謚議并酬答三首

行狀一首

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陜州刺史裴稹行狀

議

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

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嚳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聖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

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猶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宗祖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罪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尊之禮也時更七聖載經二百名臣碩儒備經討論未嘗有獻同異於宗廟今將議其全典變更

先聖制度曷知其可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
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
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
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
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
典謹議

故太保贈太師韓國苗公謚議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

政送往事居協恭秉彝動罔違德惠和以懋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渫用襦袴之閒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仳離太師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蹟于豺狼之口道不污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年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循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

慎選乃像言刈其楚至有拔羣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策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大師有馬夫九德咸事寬之為首百工惟時能哲則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諡易其名諡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其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有績大名盛則禮優諡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諡之制宜以鄭留為準謹按

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資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故御史中丞盧弈謚議

盧弈剛毅朴忠直躬而清勵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歿于時東州人士狼狽鹿駭猛武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完妻子或競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弈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誓不辱勢窘力屈以朝服受執猶慷慨感

憤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奕不變其色西向而辭君

然後受害雖古烈士方之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

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犇去之可也

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及以為不然勇者禦忠者守必社

稷是衛則生死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忠於何有蓋

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

也玄冥懃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

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

豈愛死而買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禄山之亂大於里克孔悝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義不可茍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操持于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危不能救而繼之以死

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

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先時黄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

以忠純可謂遵業請謚曰貞烈謹議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畧大使兼

鴻臚卿御史中丞贈凉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

郭知運謚議

博士獨孤及議曰郭知運驍勇有謀善用兵起行閒為

唐大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二十年

之蓄玄宗循漢武故事方鋭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秉天威奮其材力敢與敵确故能破黙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坻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才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㚟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奬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納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尸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

列于配食之位則是勲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繫辭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旣名不浮行數紀之間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妄之求况節度當開元之初賵贈特加碑誌並建旨出恩命追悼之遇亦已當矣今又鹵莽外於典章追送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况今列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

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以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之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之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

重議謹議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葬將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

又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曽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况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苖太師一年矣吕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顔真卿八年矣並荷襃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若知運者處方面既位列
九卿茂勲崇名與衞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
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為
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
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
祖父内外文武具寮之先悉蒙恩錫或音徽久沬或墓
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没代遠
近為限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刋之令令

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隅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京五原塞擊柝之聲聞於咸雍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傾覆是懼今朝廷方出將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襃寵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襃貶之使生者聞其美謚而慕覩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没者之子孫

以為哀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勲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謹議

故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諲叅其論在台司齪齪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荆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

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戮陳希昂按
申太芝之姦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以來
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
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
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功諲當此時能以慈
惠易其疾呰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噉衆
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此其才略必有過人者
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

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諡曰肅謹議

度支員外郎嚴郢議曰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棘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獻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難可得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

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相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庭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雷電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緊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尚書韋公陟入登左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府之政曽未

數歲而二相接武于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之論非適中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

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肅忠恭懿若以
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謹議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
萬幾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巖廊之上
莫由有知之者及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已其畧見於事
其恩惠被於物其風謠存乎人故得而稱之議名之際
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閱實詔
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

名公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實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在衆議今駮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戒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

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武不言文言文不言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

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叅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吝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彛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

常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
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
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
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靜王也齊桓晉文
不如趙武威魏安釐秦莊襄楚孝烈也杜如晦王珪以
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
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

相必以二字為謚未知出何品式請具示謹當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茍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至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諡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

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叅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行狀

唐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陜西刺史裴公行狀

曾祖仁基隋光禄大夫行左光禄大夫皇朝贈

使持節都督原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忠

祖行儉皇朝銀青光禄大夫禮部尚書聞喜縣

開國公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獻

父光庭皇朝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正

平縣開國男贈太師謚曰忠獻

絳州聞喜縣崇慶鄉太平里裴稹年若干行狀

公天姿英拔德宇宏曠顒昂公器磊砢高節武庫森戟玉山照人起家以門調補千牛備身歴太子通事舍人太常寺主簿是時萬邦方乂獻公當國天子垂衣穆清以有天下而衮職之闕疇咨之府公入則竭力出則匪躬外詢輿人以備過庭之問陰薦多士用弘審官之選既而濟濟俊乂爛盈東閤邦之得賢於斯為盛畫一之詩作而嘉魚之頌興公之裕蠱也轉京兆府司録參軍輦轂之大綱轄之劇牒訴浩穰文墨填委公投刃餘地

而大郄斯批若網在條而衆目不紊談笑之隙簿領肅如論者知逸驥之足方自此始開元十一年獻公捐館惸然在疚哀越乎禮會執事者醜正作福怙寵匿怨乃因喪乘釁將逞憾于我言之如簧上亦投杼公乃銜恤進牘叫閽抗憤危言自明至誠旁感由是宗祏垂祉高天聽迴恩方照微神亦悔禍卒令臧孫有加等之葬公業有不忘之歎公之克家也服闋授起居郎載筆赤墀書法不隱開元二十四年三庶人以罪廢事出宮闈變

生飛語時壽王以毋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憫默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閒慷慨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陳戾園之元龜謂興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絶招諫之路為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衆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恪居禮闈休問惟穆弘濟之畧因為己任於時縉紳高議方以青雲期公不弔昊天降此短祚開元二十

九年某月日薨于第春秋若干君子謂公貂蟬之葉瑚
璉之器壽不及黄耇名不登明堂天其未亡狐趙之勲
成宣之德也非昌其身必大於後果介繁祉有才子四
人長曰倩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江西道租
庸鹽鐵等使次曰儆尚書司勲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
叅中軍元帥雍王軍事次曰倚殿中侍御史試守萬年
縣令季曰侑太原府榆次縣尉構厦壞材切玉利器價
敵三虎族擬八王朝廷襃之方倚以成務元年春建辰

月肆大眚命有司録勲追舊於是詔贈公諫議大夫猶以禮未超倫位不充德秋八月詔曰贈諫議大夫裴某操履貞純器能溫敏素推雅望嘗踐清班志業屈於當時風猷悲於既往顧其胤嗣久在周行雖禮及前修已申追遠而恩霑後命宜有贈榮俾高列岳之班更表重泉之飾可贈使持節陜州刺史禮也公天機超邁雅有大畧氣直而溫性擾而毅貞可幹事善足救物外坦蕩豪舉朗然不羈内敦敏純固忠而能力至若輕死重義

貴身賤名視錢帛如糞土戲公卿若草芥其於履危機
臨大節則氣冠賁育勁侔風霜未嘗以得喪夷險蔕芥
於胸臆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公實有焉謂宜荷天
之休俾熾而大龍泉未試隙駟先往天乎斯才而有斯
壽今寵優以命澤及九原巳申追遠之恩請遵易名之
典
寶應二年某月日故吏某官某謹上
尚書省考功夫存以行觀其志沒以謚表其德則名實

不虧善惡知勸謹按故尚書祠部員外郎贈使持節陜州刺史裴積鼎鉉公族珪璋令名孝克負荷忠能匡諫宏圖方壯利涉未息舟壑遽遷音徽已沬命官褒德合荷寵章考行飾終敢徵前典謹上

毘陵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毘陵集卷七

唐 獨孤及 撰

銘三首

仙掌銘并序

古函谷關銘并序

洪州大雲寺銅鐘銘

頌

慶鴻名頌并序

碑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并序

阮公嘯臺頌并序

論

吳季札論

銘

仙掌銘并序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
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若巨靈贔屭攘臂
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絶地軸使中裂坼山脊為兩
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顛後代
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詼詭不經存而不
議及以為學拘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
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可駭
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覩其陰隲無朕未甞駭焉時而巨

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覩陰陽有藏煅煉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化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則為瓶為缶為鈞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黄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乃有瓶缶鈞棘也巨靈之作於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萬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箮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

之際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揮太極
蹴蹈顥氣立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捩長河如措盃擘太
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以導西河為
神奇可不為大哀乎䀿䀿靈掌纎指如畫隱轔磅礴上
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以掬皓露攀扶桑而捧
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至此唐興百三
十有八載余尉於華陰華陰人以為紀峥嵘勒之界頌
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

若皷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皷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為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脈乃眷斯顧高掌遠跖砉如剖竹騞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黄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而極跡挂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化生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巃嵸介二大都亭亭

髙聳霞袍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衆山蟳嵤巀嶭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山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畧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蘩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礮谷抱溪鬬崛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閫閾

鑠天府於戶牖外扼九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擁六合之奥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蝟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關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及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劒而西以過亂略斬白帝紲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於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粤若詢事國謀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

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
國如此其盛耶太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縣塞門憑覽
舊國衿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為茂草恐復舟
失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
示來裔其詞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
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何以
志之勒銘巖扃

洪州大雲寺銅鐘銘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乗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存彤蓮宫于江之濵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釋法覩精轡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辨所作于時

火官金工修厥戒令法隂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既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如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况祝融回禄髣髴交應越五月辛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會膜拜縱觀盈川塞衢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揺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峇若震若蕩既而㧝怒散渙與迴飈俱激越若大千周流六虗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

天淩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騃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凉叱王解刑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循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勸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頌

慶鴻名頌并序

唐興百三十有八載皇帝在宥天下鑄五兵為農器栖萬姓於壽域道證德洽神人以和春正月冢臣上將卿士庶尹洎三老五更公侯伯子男相與揭厲皇猷請增明號上撝謙而未許也僉曰陛下孝達神明道超先帝以德則符廣運以時則復大樸以功則保定丕業格于上下而尊稱猶淺鴻名未光億兆之心何戴神祇之望何塞天子南嚮而讓者九不得已而俞之乃命有司具

昭告之禮二月乙酉備法駕朝太清宮敕宮神以洒掃
詔月將使警蹕雲動天旋至于靈壇報功孚三清祈褫
孚上玄丙戌享太廟用明水越席玉豆彫簋之禮焫蕭
以合薌灌鬯以報魄神休擁而萬靈接精意陳而六幽
感丁亥朝羣臣于蓬萊前殿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命太
尉班五瑞合六樂遂展禮奉策虔受大號曰開元天地
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是日也解商野之三網
受塗山之萬玉大赦天下與人更始協時月同度量賛

傑俊書雲物恤高年禮大祇接天瑞受地釐撫柔萬邦存省其安危遂迎日推筭布慶衍賜扇薰風調元氣拓千歳之大統操三皇之遺珠垂其衣裳與天地合符樂遍禮崇秉輿乃入然後屏椒房而徹黄屋徜徉乎大庭氏之館泊兮凝神怳兮存真想洪崖廣成之倫披霓裳而下鳳闕蹁蹮左右上千萬壽凡遭逢昌運沐浴聖渥而不能頌蒸人賦江漢吉甫仍叔之罪也臣敢有二事乃作頌曰

穆穆閟宫敷時繹思天有成命孝孫受之鋪衍下土報
功神祇我瑞如山我福孔夷聖敬攸感上玄豈私誕受
鴻名載揚緝熙風動雲行雨飛露垂昆蟲昭蘇草木阜
滋恭己南面無為之師栢皇尊盧萬代一時昭假遲遲
上帝是祇永錫多祜萬壽無期

碑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銘 并序

唐天寶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郡守河南道採訪處

置使元彦冲所以崇德樹風敬教勸學初公以三務之隙分命有司修廢功舉墜禮而此堂也舊規偪陋下宇將壞我是以有經始之制冬十月丙午新宫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大洽為政者克廣舊典以尊先聖禮也浚儀令河東裴勝叶恭大猷祗奉成績乃立石于廟廷以旌盛德所庇云

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害作乎其中於是横目蚩蚩天不能節黄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拯溺其流及

乎夏商而周監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之首也逮德下衰王室卑而五霸起彛倫墜而六學缺天將持其木鐸以授後聖繇是周公歿五百歲而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大道既作天下化成故夫子修詩書以酌虞夏殷周之損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廢興而亂臣賊子懼於戲不大壞何以見聖人之全功乎粵若中都之制立民極也以匡頹風防不為曲兩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奸究政不為苛夾谷之會誅無

禮也以尊兩君刑不為僭三預是邦之政而魯至於道
向使鳳鳥來河圖出東周之化其在魯乎嗚呼明王未
興亢龍無輔運匪我與德兮何衰蓋弘其道以救物處
其順以安時行藏屈伸與化推移也其世衰也揭仁義
於天下其大來也啟土宇於身後出入百代波流萬方
孰不日用聖猷欽若祀典然後知素王之德與天地並
或曰夫子栖栖魯衛陳蔡之間或者其未智歟君子曰
是智也聖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有匡蒲之難麟鳳

之慼何以試苟合安蒙求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卷舒之跡其可究乎奕奕新廟庶人成之有以見誕敷之德勿亟之化蓋黝堊其楹玄端其服加豐器之等正當宁之位王命所以寵舊章也兩楹之下四科以班兖公東序西嚮費侯齊侯黎侯吳侯衛侯西序東嚮其餘未入于室者畫衣冠於西牖配祭所以辯等威也議者謂我邦君於是乎建宏規而播新命修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公懋功以從時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禮六

者禮之善物而時有遷邑有改不銘考父之鼎紀奚斯之功是廢名也何以示後嗣遂命客卿前封丘縣丞泗上陳兼志之以詞云

阮公嘯臺頌并序

按晉陽秋阮公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夫雲蒸於山不擇時而出故公以全德生於衰世于時中州多故大道侵缺急於用者如膏火自鑠逃守累者懼木雁兩傷公由是內張道機外賾天彀土梗聖智粃糠軒冕遂登

廣武以覽古望梁臺而寓詞埋照於竹林放神於蓬池德充也爾其興懷昔遊故為東平相貽情善釀故受步兵校尉弛張蘧甯之際出處夷惠之表否泰莫得介於靈府名實不足汩其冲氣螭蟠龍卧與道偕隱所以沈吟志全慷慨神王獨立長嘯遺榮此臺當其寓興也蓋將毫視泰山囊括顥氣頹然自得與造化者為友故卷其用而懷之世莫得而窺也其外物所感則寄之翰墨焉謂道莫至於專氣抱一於是著釋老論哀莫大於矯

時死名於是有弔比干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賦詠懷詩問道蘇門笑而不答作大人先生傳歳在玄黓余登大梁之墟墟中之人方誦公遺慶歎玄風蕪没議樂石以旌朽壤余採其故事之存於糟粕者勒而為嘯臺頌頌曰

天下多故賢人轂恥隱於沈飲以俟傾否越禮逃用晦德忘已不知我者謂我狂且長嘯懐人詠古著書感時而慟非必窮途沔彼汴水東流無返跡是人非荒臺可

踐升高延佇想見青眼道烏乎在日逝日遠一本云五運相錯三

徵交戾天地之氣有時而閉君子迷陽亦旣懸解萬象

離境一盃韜世大辯不言至清無徒冷然長嘯味道之

樞神和天倪跡寄窮途物我兩忘獨與化俱湯湯汴河

東泒不返之子已往德音日遠荒臺未傾嘉樹勿翦升

高延佇想見青眼山有萊隰有薇逝者

不作吾誰與歸望古刻石永昭清徽

論

吳季子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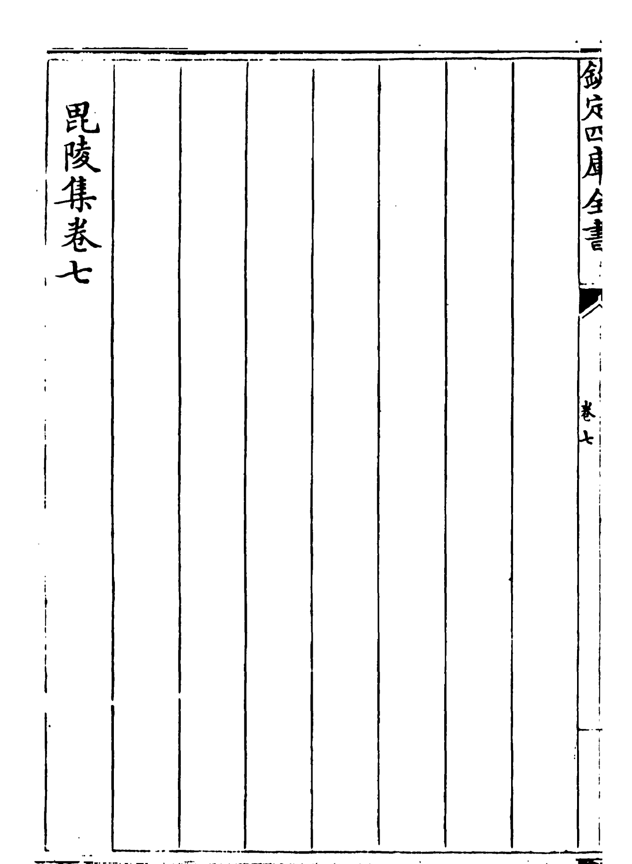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襃之余徵其前聞於舊

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

節使國簒君弒非仁出能覩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
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
者慎德之不逮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
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勾吴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
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
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
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
季子為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

上替禍機作於内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吴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絶統必能光啓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于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劔以明信

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毘陵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毘陵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謝仁

毘陵集卷八

唐 獨孤及 撰

頌二首

唐故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洪州刺史洪吉八州防禦觀察處置使平原郡開國公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兼懷州刺史贈

太子少傅楊公遺愛碑頌并序

碑三首

唐故睢陽郡太守贈秘書監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唐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太常卿韋公神道碑銘并序

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别駕𢹂公神道碑銘并序

頌

唐故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洪州刺史洪吉

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平原郡開國公張公

遺愛碑頌 并序

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其三曰貴相聖人法天建官作為台司以左右民於是乎有敬敷五教平章百姓之職居之者下代天工上應星宿其或一麾出守八命作牧内為吉甫外為方叔弘道利物其政一也惟唐七世皇帝誅羿澆纂舊服得柱石之臣曰平原張公諱鎬字從周秉中庸之德含光大之量輟耕隴畝為唐皐夔

推轂于河南樹風于荆門作賔銅樓登侍禁掖牧撫人半歳洪州再稔鰥寡不侮神人咸若慈惠之政洽于百城享壽六十有一歳在癸卯七月壬寅薨于位夫德之被物也厚則物之興感也至故公之捐館自九江至于敷淺原南暨于梅嶺東臻于閩徼而蚩蚩之民靡幼靡艾泣涕乎遺風悽愴乎棠陰懇乎若求而不得企而不及者僉曰平原其可謂盛德也已子惠困窮俾富而庶若解衣衣我輟飯飯我公棄我往矣誰育我矣逝矣遠

矣音徽沫矣吾儕小人嗚呼疇依盍詠謌之刻諸金石

秋八月既蹟耆壽吉州安福縣丞鄧琳玉等一百十有

五人乃率𧾷籲衆慼謀及故吏從事州長縣尹虎賁亞旅

御大夫相與稽乎陳跡見頌表德用廣留侯之世家紀

子産之遺愛禮也公曽祖曰善見位朝散大夫越州司

馬司馬生武定任荆州都督府户曹參軍户曹生知古

官止代州司功參軍廣德元年贈太子少傅自司馬至

少傅世以儒顯天鍾美于其後嗣四世而生平原河目

屏額山立玉色森然若大厦棟梁清廟祭器該綜六學大抵以周易為師將探化元恥覬朶頤隱居南山葢三十朞天寶十有四祀始褐衣名見凢用舍繫乎才行止牽乎時當無為無事則許由善卷各得安其節及人思俾乂則黄公甪里不能逃于用勢使然也由是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修國史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三歳綰相印佐王業明數之盛耀動今古于時至德二載也天子

方以復夏之師蒐于岐陽三河之人淪胥是懼公入除百揆出分二陜師東諸侯之兵收復宋鄭誅後至者以懲不恪安危之機懸于方寸方將董正東夏懷柔山戎會帝咨百工曰有能典朕荆楚俾姦宄不作予惟克邁乃訓於是拜公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予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大子賓客上思夙夜出納言語侍從之臣命公作左散騎常侍會鍾陵鄱陽之間人咨艱食上又

曰命汝作州伯總十聯之任俾予全無虞惟汝賢於是有洪州之拜粤寶應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臨川彰善用明癉惡用威一法度用信布愷悌用德慰薦掾吏勞徠鰥寡化以公廉扇以禮讓煦而嫗之使自得清而静之使自定於是豪民猾吏革面歛手家有忠信人懐恥格暢于事業播于風俗浹于人心被于詠歌是歳也三吴饑民相食厲鬼出行札喪毒痡淮湖之境骼胔成岳而我倉如陵我民孔阜犬牙之境疫癘不入災不

勝德也臨海賊帥袁晁狃于會稽之役侵我東鄙江界大恐民斯繹騷公命左軍屯于饒隘塞常山之口斬其搪突者二千餘級自是姦黨散落不敢南向而諸郡人安焉舒城賊帥楊昭憑蜂聚之衆殺同安郡守劉秋子以叛師潰而奔犯我疆埸公覆而取之懸其首于五達之衢凶徒殲焉沈千載者新安大豪結聚剽掠之黨爲之囊橐弄兵潢池虔劉我民桴鼓之聲相聞郡國二千石不能禁公命次將斬之以徇鉏其根株俾無遺類新

安民庶家室相慶江干清焉振六條之宏綱開布大信從善如流視民如赤子克己推誠以百姓心為心飲之以和俾服從教化輕剝吋竄奪攘矯虔之俗罔或干正慘悴蹇亟苛察繳繞之吏不能見其巧哀敬明庶朋于無訟德政行焉慎選乃僚必國之良有若博陵崔貢昌黎韓侗趙郡李惟岳北海王士華河間邢宙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昌皆㑹材也以嘉言碩畫參公軍事澄清之內無濁流審克之下無寃民淑德旌焉公之解祖褐

而施國章也十有一年矣雖匪躬之故宣力不暇而滄洲顧言未始弭忘每曰少伯子房吾之師也累乞骸骨將角巾故山朝廷方虛三老五更之位待公廼除書未下而公薨焉嗚呼哀哉褒德之盛典退身之正志享用之遐福三者俱未從人欲斯可以歎矣唯公出將入相文武為憲讜言成畧藏在策府代莫得而聞也今采其德刑禮義之善世利物者頌之於石慰彼墮淚者之心焉爾其文曰

純粹之氣升為星辰降為賢人皇王得之以釐百工以隲下民九江之南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平原來斯道之以德俾民化淳寛厚清靜飾躬率先是訓是勤猛獸不噬夜犬不吠豐年來臻鵠鵠令德家有膏雨户有陽春收我若暮棄我若早實天不仁南州寥寥東山依依德音若存千載之後魂魄登此頌聲不泯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懷州刺史贈太子少傅楊公遺愛碑頌有序

皇帝嗣位二載河内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明愛人起鞞鼓間為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帥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于時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纔歸于我大兵之後城郭為墟相國梁公拔公于戎馬之上表為刺史俾慰安斯人公既至則弔其瘡痍為翦荊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田之汙萊遂為沃野衣食河内數千萬口流人襁負不召自至如歸市焉

鰥煢無告不能自耕者貸其種與農器而教之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怠使民無不咸返其本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心為慘怛如身之恤臂指慈父之視幼子也性嚴殘而恭於奉法訓軍以律禁暴以肅有抵刑者雖拔葵犯禾殺之無赦由是兵不為盜猛獸不食人河内之犬無夜吠者人人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公邑二千户拜其男銳河南府參軍方倚以牧人不遐其福大歷二年八

月六日公薨于州春秋五十四皇帝悼惜詔曰軍興已
來列郡凋耗二千石少能以教化稱者唯承仙若心精
力恵此一州家給而人知禮節氣和而時無災害三年有
成表課第一賢守既殁誰其嗣之宜贈太子太傅好事
者譔公景行謂公清直强力能勤其官百城之州三軍
之帥可使居其任量不極而殁惜哉初岐國公魯炅之
守穰鄧也公為新軍佐敢殊死督戰奮士卒先蹦矢石
亂中敗面滅鼻而不言病卒以是挫敵軍中服其義勇

及涼公秉鉞而委質焉前後保河陽守高平安潞鎮鄴
董戎壺口戮力危機之中賈勇倉卒之間唯盡敵是求
未嘗顧身元戎賴之卒集大勲由是歷羽林金吾光禄
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而後至于是州也公
嘗表請歸葬遂由于洛洛陽人聞楊懐州之至也環而
觀之及其還也懐人數千須于路其亡也闔境相弔童
子不巷歌凡立誠應物者信不足則不信飾知沽名者
實不足則名喪若楊公者非仁必由己而誠在言前則

不能使千萬人悅之之速如是其官其者壽其等願復
攀公之朱轓望公之清揚而靡因也故立石為碑慰彼
永思云

吳公文翁遭時無危因而綏之其績易施公之來斯大
盜始夷師旅饑饉丁于此時頑民反側比屋流離飲公
醇仁而忘怨咨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豈知典謨以吏為
師豈必法令信則不欺功倍古人愛及煢嫠宜從人欲
俾壽無期嗚呼不備捨我曷歸公俾我活何以報之我

思公兮泣淚此碑

碑

唐故睢陽郡太守贈秘書監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漢家之建侯親親也以荆燕吳楚為首封而後嗣多材世濟厥美辟疆路叔更生子駿比肩而出慶鍾故也唐有天下肺腑是依有若江夏淮安河間東平以明畧茂勲左右大業其休德粹氣降為百祥公子公孫或哲或仁勤勞王家焜燿國諜從東平三葉後生睢陽言春秋

者謂公族多士與炎漢侔矣公諱少康字某太祖景皇
帝五代孫太祖生雍王繪雍王生東平王詔東平王生
高平王道立高平王生畢公景淑初畢公娶于太常京
兆韋萬石女有才子三人伯曰孟康忠敬直温謙光不
耀官至太子左賛善大夫仲曰仲康弘毅密重文敏貞
諒由尚書主客郎中剖符楚州楚人到于今由其教而
思其躅公楚州之母弟也纂二昭二穆慎身之烈迪元
方季方裕蠱之範家貽其謀天鍾其休故蓄為和氣播

為盛德年始孩而畢公捐館七歲受孝經至喪親章捧書孺慕哀哽不食隣伍長幼為之涕泗旣冠遭太夫人棄孝養苴凷茹毒血泣無聲者三年自是孝稱鄉黨名冠宗室會垂拱永昌以後天下有鸞喙之謠七廟支庶不絶若綖公正志蒙難危行全德貞厲二十年以俟道長中興後乃筮仕由朝邑縣尉凡七徙官至尚書祠部郎中以太府上佐授潞州司馬因考績彰聞拔為青州刺史于時海岱貢篚衣履天下俗尚夸侈吏務豪奪公

以德禮示法度以誅賞禁淫慝宣明教化飭行帥先使
刺繡倚市者悉返耕織於是貪者廉善者勸海濵之俗
變至鄒魯按察使户部侍郎宋遥以狀聞璽書褒異遷
公於常州賜一子出身常之吏民望公風聲其邪衺僭
濫者解印綬自去比及下車無為而人和復以高第擢
拜徐州刺史先是歲比大歉人流者什五六公條奏逋
逃之名削去其版然後節用務本薄征緩刑以來之歲
則大穰人不患寡浮游自占者至數千萬優詔嘉歎賜

帛二百匹玄宗後元年改宋州為睢陽郡命公為太守淮湖漕輓刀布䡨凑萬商射利奸之所由聚也公謂非勝之艱安之惟艱故峻其侵漁之令弘其并容之仁吏或不廉不恪不惠不廸糺之結之必誠必信誠信不欺故獄市不擾閭井輯睦由是飲純固之德者如饇者得哺寒者得纊有司方將計課以聞天不惠于宋乃崇降癘疾三年春賜告歸洛陽是歲十二月丙午薨春秋六十有四宗室悽欷士友失圖宋人徐人啜舂相唁明年

其月遷宅兆于京兆見子原先塋禮也公雅善屬詞有集二十卷晚節往禪味躭道論嘗傳道德上下經五千言為之訓解以究微旨其為政貞方廉靜明達端懿嚴不殘直不訐清不矯時善不徇名交友推誠好惡中節博見強志親仁愛士居險用晦遭時利往行藏之機與道屈伸未始以去就寵辱瀆其出處而壽位未極其量也故休祐復集於後昆夫人其縣太君廣平程氏生元子曰涵以忠文孝讓儀刑王室天子謂可內司九法外

鎮百城大歷七年夏五月由尚書兵部侍郎為御史大夫蘇州刺史巡省江左邁德貽訓之所及也夫人沛國武氏以繼室生仲子汗汗弟濃皆公材而不幸早世其月日朝廷建推恩之令追贈公秘書監大夫之孝達于祖禰也及嘗忝禮官之屬知王侯之廟祧昭穆與功烈德善故受命於大夫酌而為志著之樂石以代烝彝曰敦叙九族皇風所始公生德門運叶麟趾王曰叔父高陽才子纘乃祖服似續介祉底績三署舊章孔修赤舄

彤襘收彼四州明照姧訛仁覆隱憂神罔時怨民斯輯柔民之不幸公壽不永王曰彼天匪慭俾屏仁浹鰥寡道在彝鼎臧孫有後遺烈煥炳

唐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太常卿韋公神道碑銘并序

楚元王傅後五世長孺相漢始自魯國徙家杜陵其後十六世孫景畧仕魏為青州刺史青州生隨倉部侍郎南皮公瓚南皮生三子皆才同時為郎長曰季武實居

主爵次曰叔諧典司庫部季曰叔謙歷吏部考功時人
號為三列宿考功生知人以司庫員外郎為職方郎中
自長孺至青州二丞相一侍中十一二千石自南皮至
職方二葉五尚書郎為當世言婚宦者謂之郎官韋家
楩楠瑤琨非崇山濬源不生故公侯卿大夫實鍾德門
事業名聲與冠蓋俱四牡龍旂之慶百代彌熾盛矣哉
公諱縝字其職方之仲子也忠廉無邪温直好禮用誠
明博厚祇若祖考之訓雖顛沛不違仁非得之不苟求

言足以成事濟衆默足以居易慎獨鄉舉經行吏部登
賢能抜授秘書省校書郎親累從官再遷至亳州臨涣
縣令寛信愷悌之政行乎千室期年而頌聲興遷薛王
府文學轉秘書郎王宫圖牒天禄典籍公皆以儒服恭
焉藝文修而彝章叙歷佐濮徐仙三州清恪如一入為
申王府司馬以達才居陪臣之列弘道以奉職安義以
直己諫從政肅鑿忠亮是頼掌邦典者謂王門之治可
移於公卿方議登之三府會寢疾終于位是歳開元十

二年歲在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春秋若干夫人河南元氏益州唐安縣主簿知柔之女承先祖供祭祀之謂職閔勤勞勸以義之謂德莊敬恭順婉娩聽從之謂禮顧復劬勞𢑱均養善訓之謂慈夫人兼有焉其年月春秋若干卒其年月日合葬于其原嗚呼才宜貴仁宜壽世禄宜富三者公夫人皆居其地不臻其分鄉黨宗族以命不可說相弔焉唯明德必有後之言也信有若孟子幼成博見利器鏗若金錫天寶十年自尚書兵部郎出

守漢中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移典河內河內人至今頌之仲子幼御洛陽縣丞叔子幼奇宋州楚丘縣令季子幼章有貞幹密識恭寬而明前後八執憲而再起草自兵部郎中持節典泗楚二州錫金印紫綬咨以屯田贍軍食如漢營平侯故事以言以立皆公之教訓也寶應二年春三月以子為大夫故詔追贈公太常卿君子謂公之義方慶及其身而楚州之孝誠格于宗祏禮也猶以為與化俱者人事不我期者丘隴雖大宗小宗

可詳諸姓氏譜命官日時各存乎屋壁之志若遺直與故事非金石刻則無以示後世也繇是楚州稽首于廟見託譔德垂懿萬億孝思罔極其銘曰

肅肅乃祖翼商屏周總羣邦兮退傳間生扶陽重侯德乃降兮龜紐虎符黼衣彤弓世相付兮百代純嘏鍾仁於公德斯懋兮為邦三年足民知方政之臧兮校文石渠觀書魯堂志自强兮三佐列郡曳裾遊梁道未光兮已矣介福不充景行于嗟命兮一經之遺垂裕果盛衰

榮並兮子子孫孫丕承忠敬荷餘慶兮

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别駕權公神道碑銘并序

開元天寶之際𤣥宗始以八柄付三公由是台司得專其廢置其中或憑寵固位懼天下有異已者諸附離之者皆出入三臺若公才令名以望見憚則稍稍優其俸而黜其職故天水權公幼明由新安縣令為絳郡司馬高平郡别駕而殁同於道者皆竊歎之是歳天寶六載秋八月也殁後二十有二載歳次己未春二月返葬洛

陽故塋夫人新鄭縣君滎陽鄭氏祔焉縣君某縣某官某之孫某之子以仁儉好禮輔佐懿德柔明之風訓齊閨門壽六十五大歷二年十月某日終于丹陽初公娶于博陵崔氏生子曰驊而終新鄭以繼室生四子曰軼曰申曰器曰舒舒不幸短命驊軼申器悉忠信好學善屬文位未顯而令名歸之慶之垂訓之流也至是既卜宅兆驊等懼日月逾遠後裔不知其先人之德善謂及忝鄉舉之舊故使録而銘之公諱徹字幼明隴西天水

人也權氏之先出于顓頊其遠祖殷武丁之小子生而手文曰權因以權受封且命氏焉至周為楚武王所滅國除其後有仕隴西者遂家于天水歷漢魏晉宋間子孫世為都尉郡守至裔孫翼與王景略同佐苻堅官至僕射後僕射數世至景宣景宣生士玢並知名於時士玢生萬春歷華州刺史封千金縣公華州嗣右領軍將軍曰文奬領軍嗣永興令曰懷育公永興之嗣也奕葉之明德粹氣藂于其躬故融而為仁行播而為文學童

子時舅氏崔湜竒其文嘗謂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郎中蘇頲拔諸羣萃之中連尉湖城汾陰新繁渭南河南五縣開元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會監祭太廟時同會事者約相與偕赴及將赴祭約者有故不至遽不暇告公曰人約我矣可先己而後信乎遂不赴坐是降為河南府法曹君子義之初選部舊制每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十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

王敬從吴鞏裴朏李宙張烜等十學士柔馮九所升奬皆當時才彦考判之目由此始也于是天下無兵百二十餘載搢紳之徒用文章為耕耘登高不能賦者童子大笑公攘臂其間以仁義為己任片言隻字動為學者所法時輩榮之而居家清方唯德禮是伏潤身飭吏不過經術不矯特操以游婣貴倖行威作福者忌之由是官從而階不遷從法曹數歳而後有新安之拜及至歷絳郡高平任愈踈遠安貞中立未嘗易方虚舟其心與

位昇降春秋六十四而終葢道之行止與時不并論者以漢梁叔敬桓君山為比公所著文二十卷其立言之宗趙郡李華編而序之若世系事業則書諸斯文其文曰

咺兮權公有德有言忠恕廉清道直而温行有餘力足言斯文居官釐績勤約是守與明以信寧出不苟跡屈志伸義彰身後冉政游學左詩淄誄風流遺烈足以遺子九原與歸末由也已

毘陵集卷八

昆陵集卷九

唐 獨孤及 撰

碑銘

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并序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并序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并序

山谷寺覺寂塔禪門第三祖鏡智禪師塔碑陰

文 附錄

碑銘

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并序

公諱靈一俗姓吳廣陵人也神清氣和方寸地靈與太初元精合其純粹聞思修惠介然生知九歲出家三十斷結嚴持律藏將紹法寶示人文學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徳充報圓緣斷相滅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日終于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有六臨滅顧

命以香木荼毘為送終之節門弟子虔奉遺旨粤以是
月某日焚身于某山起塔于某原從拘尸城之制也右
補闕趙郡李紓殿中丞侍御史頓丘李湯嘗以文字言
語遊公廊廡至是相與追録遺懿以詒塵劫謂公貞靜
直方淵遠弘大而密識洞鑒天倪道機注不滿酌不竭
冲如也自受生至于出家貪恚不入念哀樂不見色自
出家至于涅槃六根不染欲界之塵自知道至于返真
雙履不踐居士之門公之嚴持也初公之先世為富家

既削髮推萬金之産悉以讓諸狐昆季所取者唯衲衣錫杖及身而三捨七界五欲如棄涕唾公之純白也其所底止必擇山間樹下無塵垢之地初舍於會稽南山之南懸溜寺焉與禪宗之達者釋隱空虔印静虚相與討十二部經第一義諦之旨既辨惑徙居餘杭宜豐寺隣青山對佳境以嶺松澗石為梵宇竹風月露為丈室超然獨往與法印俱自是師資兩忘空色皆遣暴風偃山而正智不動巨浪沃日而浮囊自安於是著法性論

以究實評公之懸解也公智刃先覺法施無方每禪誦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與含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之闕文公能綴之蓋將肹合詞林與儒墨同其波流然後循循善誘指以覺路由是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郡李華潁川韓拯中山劉頡襄陽朱放趙郡李紓頓丘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為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誦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投之以法味

欲使俱入不二法流公亦教之無窮也内張天機外與物接捨法無我以虛受人曠焉若空谷之響止水之像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其道樞未始不無為也而飲其和者亦虛而來實而歸明徵其所以然則不得其朕公應之無涯也宜豐寺地臨高隅初無井泉公之戾止有靈泉呀然而涌噴金沙之溜于禪庭左右挹之彌清斟之無窮公精至感物也嗚呼自發天啟壽量彼一刼住世聖道以拯校喪得大雲而涼大宅其公乎吁嗟昊穹奪

我善友使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前以就諸有可
出將轉現他方乎為應化之始終法身之去來非思議
所及乎凡今學徒戒歸若涉大水而無梁抽毫强名以
志陳迹其銘曰
茫茫五濁愛習如債何以為師尸羅之戒卓爾上士一
念識滅萬法懸解持佛密藏名離性空俾道勿壞破魔
結壞頽脫諸有獄視三界上德不器大道無方天縱之
文亦和其光發彼蒙童啟迪思量我今今入直心道場

柰何法船今也則亡適來豈逆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胡不憖飛鳥無迹法雷罷震福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為秘印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 并序

世與道交相興喪弘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畏壘大壤向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民賴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嘆堂室湫狹教學荒墜懼鼓篋之道寖

子衿之詩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教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户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大歴十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公薨于位於是羣吏庶民者儒諸生雨泣廟門之外若有望而不至號曰豈天不欲斯文之漸漬于東甌之人歟不然何錫厥教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瞠然嗚呼𣈆歸判官膳部貟外郎兼侍御

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頴川韓賛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佐縣尹相與議以公之功績明示後世謂及嘗同臺諫之列宜備知盛德善政見託論譔以實録刻石曰公諱椅字某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寛裕而愷悌孝慈忠敬莊而成式文而强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孔軌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選部辯論爲安陽尉中興之後歴御史尚書郎諫議大夫給事中十餘

年間周歴三臺言中彞倫動中大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家貧不樂清近求為京兆少尹無何出守弘農弘農人和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之近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為才任四嶽十二牧之職大歴七年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漳汀五州軍事領觀察處置都團練等使八年夏四月龍斿六轡至自京師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貨産利與巴蜀埒富猶有無諸餘善之遺俗號為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刑節用愛人

頒賦遣役必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掊克者使吏不奉職民不帥教則懲以薄刑俾浸遷善由是人知方矣公將安之也初哥舒晃反書至公履及於門遽命上將帥戈船下瀨之師西與鍾陵軍會先拔循潮二州以援番禺推誠誓衆士皆奮勇既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是以康繄我師是賴人無姦宄冦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考頖宫之制作為此學而寓政焉躬率羣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羡以備經營

之費而不涸於民也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文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于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肄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釁器用幣籩豆在堂樽罍在阼公玄端赤舄正詞陳信是日舉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道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于公斂其才進其等而貢之于宗伯將進必以鄉

飲酒禮禮之賔主三揖受爵于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以發德鹿鳴南陔由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由是海濱桀之人以不學為恥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于衆庶矣公薨之明年太常議按公叔發修衛國之班制以交四鄰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于公家夙夜不懈衛人銘其彝鼎以公尊教而勤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詔贈禮部尚書而刻金石之禮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無窮其銘曰

公之文肅恭且仁宣力事君潤飾經術底綏斯民公之

武鰥寡不侮剛亦不吐率師勤王戡厥醜虜公之移風

經始頖宮百堵皆興孔堂崇崇四科以班乃侯乃公秩

秩祀典鏘鏘禮容大昕鼓徵學士卒止褎衣方屨登降

以齒從公于邁樂我泮水我壓我里講誦資始比屋為

儒俊選如林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公宜難老為學者司

南女金反板日吉凶實天匪忱翽翽和鸞兮不聞遺音顧

言思公兮如玉如金鏤餘烈于此石以塞罷市者之心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并序

按前志禪師號僧瓚不知何許人也出見于周隋間傳教于惠可大師摳衣于鄴中得道于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所至必説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内外不在其中間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脱禪門率

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後五年歲次庚戌及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迹明徵故事其荼毘起塔之制實天寶丙戌中别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

廷方今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爰與禪衆等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協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嶽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因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像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降興廢繼絶之詔冊謚禪師曰鏡

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焕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及以為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施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感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傅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

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粲然行于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于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公傳慧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正弘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戲微禪師吾

其二乘矣後代何述馮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刼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馮夫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慧遠法師碑銘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與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敘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及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衆生佛性莫匪宿植知誘于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為闡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付心法遞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凡三世共二十八世如如禪師膺期弘宣世悶法滅獨與道全周武帝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大師隱遁司空山十有三年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届

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求曰求解脫曰誰縛汝誰解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於是言下證解脫知見遂頂禮請益是日禪師授以祖師所傳袈裟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右淮南節度觀察使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延賞狀得舒州刺史獨孤及狀得僧湛然等狀稱大師遷滅將二百年心法次第天下宗仰秀和尚寂和尚傳其遺言先朝猶特建靈塔且加塔册謚大師受聖賢衣

鉢為法門津梁至今分骨之地未沾易名之
禮伏恐尊道敬教盛典猶闕今因肅宗文明
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齋忌伏乞准開元中
追褒大照等禪師例特加謚號兼賜塔額諸
寺抽大德僧一七人洒掃供養冀以功德追
福聖靈

中書門下牒淮南觀察使
牒奉勅宜賜謚號鏡智禪師其塔賜名寂照餘依牒至

准

勅故牒大歷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闕

司徒兼中書令闕

山谷寺覺寂塔禪門第三祖鏡智禪師塔碑陰

文附錄

嗚呼至聖者遺名久矣而司名者必從而與之其與之何哉尊其道行其教仰不可及故立其象者所不至强為之名名哉非道之藴捨名則道無從得得不得之際其名之寄耶我大師茂其法蜕其身去所߸因際世間有幾千二百甲子崇巖未改前川日逝松栝蒼然光景如翳懇乎至誠有求舍利而建塔廟者粲乎實録有徵遺言而立碑頌者於稽其意其慕之滋遠而思之滋深將發明之終然有待歟皇唐大歴五年舒州刺史河南

獨孤及字至之以慈惠牧人於茲土是唯無作作則忝於玄妙躊躕故山永懷道要貢善言於閶闔降吾君之明詔覺者知其本也寂者根其性也鏡者無不照也智者無不識也四者備矣吾師之道存焉顒顒法侶如甘露濯有隋薛內史道衡及皇朝房尚書琯與今獨孤使君及三子慧炬相燭也文鋒相摩也嗣為之碑森列淨土如經星五緯更為表裏焉然述者之詞各因所見言或踳駁將貽惑於來世吾所辨焉薛碑曰大師與同學

定公南隱羅浮山自後竟不知所終其銘曰留法服兮長在入羅浮兮不復還據此南遊終不復此地也房碑曰大師告門人信公曰有人借問勿謂於我處得法遂託疾山阿向晦寓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峴山設齋汝等當施我食於是邑民咸集乃齋於楊樹下立而終焉今以兩碑參而言之則薛内史制碑之後大師從羅浮還付囑信公然後涅槃於兹房公以得於傳記而述之非徒然也其餘事業則三碑載之詳也今則不書其錫

名之詔與有地者之爵里行教護塔者之名號不可以莫之傳於後也皆刻于獨狐氏之碑陰

毘陵集卷九